镜头来到巴西。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一处任何探测仪器也找不到的石山内，就是……

“呸，说得我们像是死基佬那样！”黑暗结社的社长欧阳俊辉气得一脚踹倒旁边负责旁白解说的战斗员。

不过解说战斗员确实没有一个字说错。这座位于亚马逊深处石山内的建筑物，是一座监牢，用来关押全世界最穷凶极恶的超能力罪犯，刑期为无限。

这只是说辞罢了。一座被黑暗结社所控制的超能力罪犯监牢？怕不是他们最大的征兵处吧！虽然绝大部分都因为高度不可控而被用作各种人体试验，要么丧命在手术台，要么变异成怪魔去当作四处破坏的一次性炮灰。

不过今天，已然山穷水尽的欧阳俊辉来到此处却是为解放一个囚犯，虽然那个所谓的囚犯所享有的资源，怕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团队都要抱怨穷酸。

“……令狐新，没必要为了充充样子连八百年不洗一次的囚服都穿上吧。”被迫用纸巾堵住鼻孔的欧阳依然紧皱眉头，拉开老远距离地看着“面前”嘿嘿嘿地痴笑着，哪怕身上囚服又脏又臭得满是苍蝇环绕也毫不介意的一个瘦削老头儿，而且看他的眼神就知道铁定是个色鬼老逼登，“长话短说，猜猜我为什么要来看望你？”

“嘿嘿嘿，当然，当然是因为你们被揍个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啦，桀桀桀，嘎嘎嘎……”

欧阳直摇头：“妈的，被关了这么久快连人话都说不利索了吗。啊……你倒也‘又’没说错，我们现在确实是山穷水尽，无路可退。再猜猜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猜！要说的话……太多……我不猜！”

欧阳再度叹气：“当初应该给你的实验室多配置一些人类而不是只需用代码交流的机器人的，不过我恐怕把全世界人类都拐卖了也满足不了你的癫狂。你也许都记不清了，二十年前正是‘叛变的令狐新博士’所发明的‘元素之心’创造了魔法少女这一和我们对立的光明存在，并且在随后数年的战斗中因为遭受一次次重创而只能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真讽刺啊，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只是把你拘禁，但闯入总部的魔法少女……却令你受了重伤，尤其精神层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在这座监牢中重复进行着你所剩的唯一执念，也一步步让曾经身为魔法少女创造者的你，在路线上和你的女儿们彻底分道扬镳，且不死不休。”

“你话……太多……太多了……我听不懂！”

欧阳冷笑：就没指望你听懂，自言自语地发泄罢了。其实我前面的话是在断章取义，显得魔法少女真这么冷酷无情似的。但她们一直想救出你，只是无法控制自身的元素魔力而‘杀害’了你这个老父亲。因为你，她们内部同样积累数年的矛盾也彻底爆发，如果始终无法完全控制元素魔力，那即便是正义的魔法少女组织谁能保证不会堕落为下一个黑暗结社？只要有更多人失控，造就更多的‘你’。

“……嘎，嘎……”

欧阳讥讽：“你不说话的样子倒还像个‘正常的疯狂科学家’。不过，毕竟是正义的魔法少女，不像我们邪恶的黑暗结社一天到晚尽出内鬼。她们最后还是和平解散了，互相誓言要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不再使用元素之心的力量……直到黑暗的再次回归。你瞧，我们不就卷土重来了嘛，反派就得是打不死的小强才合格。

“……”

欧阳的语气有些落寞：“连一声吼叫都不愿意了吗……随便吧。这些年我们吸取了教训，始终活跃在暗处，与全世界不同的势力去各种交涉，谈判，合作，或者敌对。我们以为结交了如此众多的‘好友’待复出之日将无人可敌，哪怕是魔法少女再来作对也能十拿九稳地征服世界。”

“……”

欧阳无奈地苦笑：“如我们所愿，魔法少女确实没有再跟我们作对……因为都他妈二十年了，魔法少女早就成魔法少妇啦！听着像什么冷笑话，而现实也确实冰冷无比。随着魔法少妇的复出，全世界的政府与各大势力，也不知道是贪图美色为主瞧不起我们这些老男人怎么，无论合作还是不合作，友好还是不友好，半年内便纷纷倒戈，几无例外。意外吗？事后翻盘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在魔法少妇连绵不绝且依旧狠辣十足的攻势下，再度恼羞成怒的我们很快暴露出结社意图颠覆整个世界的真正野心，有谁会接受这样的‘盟友’？我们把人类当成虫子，而人类回报了我们。”

“……”

欧阳耸耸肩站立起来：“唠唠叨叨的叙旧结束了，我也没太多话可说的了。南美洲的毒贩是目前依旧支持我们的金主，但合作将在明天结束，这座……博士你的私人实验室，也会被秘密地抹除，不留下一点痕迹。即便是毒贩也会怕啊博士，怕我们这样，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

“放心啦，今天就是来带你走的。”欧阳笑道，“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十多年来你研究出了什么，但你始终是我们黑暗结社的令狐新博士，虽然你疯了癫了傻了，但我们还是会尽量让你回归正常生活的。你也该退休了博士，忘掉这些再也没有出成果可能的实验，你的归宿应该是魔法——”

欧阳没法再说出剩下的几个字，因为衰老瘦削得好似一具冢中枯骨的令狐新博士已经用那他那只鹰爪般的右掌掐住了欧阳的咽喉，随时都能捏断他的喉管。

欧阳的嘴角也终于露出一抹微笑，真心的微笑。

“放……手……”

并非威胁、命令或者哀求，更像是朋友间的开玩笑……许多年前，他们也确实是一对万年之交。

而令狐也惬意地笑出声来，像个狡黠的小老头儿。

也确实放了欧阳一命。趁着欧阳佝偻着腰咳嗽得恍若得了哮喘之时，神志陡然间“正常如初”的令狐也优雅地重新坐下，慢悠悠地喝完他那杯红茶。

“直到你说堂堂一个黑暗结社却被一群三十几岁的老女人打得满地找牙以前，我都决定装疯到底。不过老朋友，你真的，哈哈，你真的连一群兴许下面都成黑木耳的老女人都胜不过？哈哈哈哈……就当同情你吧欧阳，我决定帮你一把，免得你退场得像个搞笑角色，哈哈哈！”

“咳，咳咳……你少扯淡吧你个老逼登！不是我威胁你关闭这破实验室，你不得继续装疯卖傻来诳我？”欧阳冲着令狐戏谑道，笑容可谓是放荡不羁，“况且很不幸地通知老先生您，我说得还真句句属实没一句假话，您这破实验室啊还真要垮了，感谢我不让您埋在里面吧！”

“哼！哼哼哼！”令狐冷笑数声，“一大帮的大老爷们精壮男儿，被形体估计都发福走样了的老女人给痛扁得爹妈都认不出自家孩儿——哦忘了你们这帮孤儿哪来爹妈——老朋友啊，你怎么会觉得我没有做好随时跑路准备的？我更惊讶那群毒贩竟然还算得上最忠诚盟友了！”

“……”大笑不止的欧阳突兀地挎起了一张臭脸，连语气也像是谁欠了他上百万或者反之，“原本还可以继续忠诚的，但是统领南美洲贩毒势力的哥伦比亚军阀头头最近突然猝死，换上了他的大女儿，一个心狠手搭到掌握权柄后迅速清理掉所有反对声音包括她兄弟姐妹的不愧对她名号的大毒枭，并且显然她并不喜欢父亲跟我们的合作。”

“那她还真是个聪明人。”

“加上你的研究成果也同样？”

“……前提把这个去掉，她姑且算是个聪明人。”令狐嘿嘿笑道，“是有人通风报信？还是你这聪明脑袋一早猜到？我以为我的实验内容已经足够保密了。”

“都十几年了我还猜不出来？”欧阳冷笑一声，“但我更在意，你是最近才恢复神志的吗？”

“这么问有意义？”

“当然有。”欧阳严肃地点头，“你是谁，令狐新博士？黑暗结社历史上有三个令狐新，一个是初代元老之一，他的科研成果是黑暗结社的奠基石，没有你黑暗结社也只是个爱好者社团；一个是洗心革面背叛了黑暗结社，将你的最高科学成果元素之心无私赠予那些勇敢少女的回心转意之人，魔法少女当之无愧的创造者与圣父；而最后一个是，被魔法少女误伤以后精神失常不通人性的疯狂科学家，为了你的实验可以抛弃一切伦理道德和人性，最后连理性都彻底失去……而现在，你又是谁？还是我那个朋友吗？”

“咳咳……”令狐阴冷地笑着，脸上的皱纹也挤兑出不祥的纹路，“你担心，我会再次背叛。”

“是弃暗投明，朋友。”欧阳真诚地说道。

“哼！”令狐不屑一顾又释然地笑道，“许多年过去了，你倒是放不开了。弃暗投明，弃暗投明，很久很久前，我也以为我是弃·暗·投·明，直到我几乎葬身于我最爱的小女儿所制造出的灿烂烟火中。不不不，没有暗，也没有明，我只是遵循本能行事，是生物的本能。”

“长生。”欧阳喃喃着替朋友念出了这个词语。

两个字眼，十个拼音，却有如掷地有声。

“这是当然！”令狐陡然激动起来，亢奋着张开双臂，“长生，长生！生物的本能从来不是繁衍后代，而是活下去，活下去，一直地活下去！所以我很感激我那些无比优秀无比令我骄傲的女儿，她们让我看见了人类长生的希望——只要夺取她们的身体，吞噬她们的灵魂！”

“……只要成为，她们。”

“我快死了，老友。”亢奋后的令狐又平静下来，语气甚至比平常还要微弱，“我有着世上技术最顶尖，资源最丰富的续命手段，也还是大限将至。在死亡面前，心灵再坚强的人也只能臣服，更何况是个脑袋坏过的老头子呢？这些年来，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对元素之心进行逆向工程——对对对，我已经傻到连元素之心的科学原理都忘得一干二净，资料也被焚毁殆尽，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我曾听说你曾四处裸奔大喊着实验完成了。”

“嘿嘿，就像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令狐对他的糗事非但毫不在意，听起来还洋洋自得，“还差最后的临床测试，但最差的还是一个魔法少女，或者魔法少妇？随它怎样，我需要一个能驾驭元素之心的人。”

欧阳直摇头：“妈的，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即便是有潜质的，也早被各个地区的魔法少妇组织给搜刮干净，哪有我们……等等，我记得那个女军阀有个……”

“妹妹。”

“她是……”

“魔法少妇……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们真这样恬不知耻。”躺在宾馆双人床上只穿着内衣的女人对着有限电话里同样是女人的声音长叹着抱怨道，“虽然因为扭曲立场不会被人看出真身，但这就是你们放荡的理由？说好的水一般至柔的东方女人呢……”

“噗——还水一般，哈，哈哈哈……”电话另一头的女人先是发出喷饭的音效，然后大笑了好久才因为呼吸困难而渐渐停下，但仅听声音都能想象得出她此刻的笑意盈盈，“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要说基本符合东方女性刻板印象的姐妹那也不算少了，但现在？除非是从事什么‘特殊职业’——而且也没谁混得这么惨——你只能看到明明才三十几岁却活得像是更年期的‘青年女性’，哈哈。”

只穿着内衣的女人忍俊不禁：“看来全世界的女人烦恼也都是差不多呢……不过，我可就是少数的例外了。”

“嗯嗯嗯，那确实挺意外的。”电话里的女人敷衍道，“有一个大毒枭姐姐可比我们这些还在为柴米油盐日夜奔波劳累的糟蹋女人刺激太多了，你顶得住吗？”

“除了残忍杀害除我俩之外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疑似对我父亲常年下毒导致猝死，我想，还算是不错的大姐吧，毕竟还允许我跟斯科特留在这国家而不是已经‘登门拜访’……虽然我明白这样的和谐也迟早会打破。”

“这也是你此行的任务之一。你姐姐塞布丽娜所统领的哥伦比亚军阀现在是最后一个支持黑暗结社的势力，但合作是由你父亲生前敲定的，我们至今仍无从得知塞布丽娜对此的态度和未来打算，甚至有难以置信的流言显示，她有可能对贩毒深恶痛绝。所以我们才需要你，达娜。”

“……”被唤作达娜的女人低着头，垂下乌黑的发丝遮住了她的眼眸与神情，许久才缓缓出声，“我明白。”